

景岳全書卷之

二十一明集

雜證謨

會稽

張介賓

會卿著

會稽

魯超

謙菴訂

吞酸

經義

至真要大論曰

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少陽之勝嘔

酸善饑

辨證

共五條

吐酸一證在河間言其爲熱在東垣言其爲寒夫理有一定奚容謬異若此豈理因二子可以易乎必二子於理有一悖耳此余之不能無言者乃以東垣爲是而以河間爲非也何以見之蓋河間之說實本內經經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故河間病機悉訓爲火而甚以主寒者爲非不知內經此論乃以運氣所屬概言病應非以嘔吐注泄皆爲內熱病也如果言熱則何以又曰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又曰太陽之復心胃生寒胸中不和唾出清水及爲噦噫此言嘔吐之有寒也豈皆熱耶又曰太陽之勝寒入下焦

傳爲濡泄此言世瀉之有寒也豈亦熱耶由此觀之則其此處言熱而彼復言寒豈非自相矛盾能無謬乎不知內經之理圓通詳悉無不周備故有此言其常而彼言其變者有此言其順而彼言其逆者有此篇未盡而足之他論者有總言所屬而詳言所病者此內經之玄所以不易窮也故凡善觀此者務宜悟其源流察其分合其傳也必燭其爲千爲萬其約也必貫其總歸一理夫如是斯足稱明眼人矣倘不能會其巔末而但知管測一班又烏足以盡其妙哉矧復有不明宗旨悖理妄談謬借經文證已偏見者尙難枚舉無暇辨也

茲因二子之論故并及之而再悉於左觀者其加政焉

辨河間吐酸之論爲非據河間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或言吐酸爲寒者誤也所以妄言爲寒者但未多傷生硬粘滑或傷冷物而爲噫酸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故凡內傷冷物者或卽陰勝陽而爲病寒者或寒熱相擊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爲熱者亦有內傷生冷而反病熱得大汗熱泄身涼而愈也若久喜酸而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

熱去則氣和也凡此皆河間之說余每見之未嘗不反復切
嘆觀其所言病機則由火及金由金及木由木及脾所以爲
酸若發微談理果可轉摺如此則指鹿爲馬何患無辭惟其
執以爲熱故不得不委曲若此若余言其爲寒則不然也夫
酸本肝木之味何不曰火衰不能生土則脾氣虛而肝邪侮
之故爲酸也豈不於理更爲明切而何以曲折強解有若是
乎又若內經所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此言傷寒證寒
邪在表則爲三陽之發熱及其傳裏則爲陽明之內熱豈以
內傷冷物而亦云病熱者耶又豈有內傷冷物而可以汗解

者耶卽以氣血強盛之人偶傷生冷久留不去而鬱爲熱者此以鬱久化熱或亦有之豈果因生冷而反熱耶矧內經本以外感言而河間引以証內傷謬亦甚矣此不惟大害軒岐之旨而致後人執以藉口其害又將何如也

一辨東垣吐酸之論爲是據發明曰內經言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仲景以生薑半夏治之以雜病論之嘔吐酸水者甚則酸水浸其心其次則吐出酸水今上下牙酸澀不能相對以大辛熱藥療之必

減也酸味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

母實故用大鹹熱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爲之佐而瀉肺之實
病機作熱攻之誤矣蓋雜病醋心濁氣不降欲爲中滿寒藥
豈能治之乎此東垣之說也余謂其最爲得理但其立言太
諱如所云收氣及西方金旺水爲金子等義人有未達每多
忽之卽在丹溪亦曰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
瀉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
俱犯丁香且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爲未合經意也因考丹溪
治法則用茱連丸二陳湯且曰宜用炒吳茱萸順其性而折
之乃反佐之法也必用黃連爲君以治之此丹溪之意亦主

於熱正與東垣相反而欲以芩連治吐酸則不可不辨也故
余以東垣之說請爲之疏焉夫所謂收氣者金氣也卽秋氣
也內經曰秋氣始於上蓋陰盛之漸必始於秋以陽氣之將
退也寒肅之漸必始於上以陽氣之日降也其云金旺者非
云肺氣之充實正言寒氣之有餘也其云子令母實者以寒
在上焦則收氣愈甚故治用鹹熱等劑以瀉其子亦無非扶
陽抑陰之道最切當也丹溪未達其意而反以非之抑又何
也卽如丁香氣味辛爽無毒凡中焦寒滯氣有不順者最其
所宜又何至以犯字相戒而使後人畏之如虎耶蓋丹溪但

知丁香不可犯而不知黃連黃芩又豈吞酸證所宜輕犯者哉然說雖如此而說有未盡則云寒云熱猶不無疑謹再竟其說如左

一吐酸證諸言爲熱者豈不各有其說在劉河間則曰如飲食熱則易酸矣在戴原禮則曰如穀肉在器濕熱則易爲酸也又有相傳者曰觀之造酒者涼作則甘過熱則酸豈非酸由熱乎諸說如此宛然可信而欲人不從不可得也凡諸似是而非者正以此類譬之射者但能不離於前後左右便云高手不知犯此四字尙足以言射乎而諸家之說亦猶是耳何

以見之蓋察病者當察以理察理者當察以真卽如飲食之酸由乎熱似近理矣然食在釜中使能化而不能酸者此以火力強而速化無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後酸此停積而酸非因熱而酸也嘗見水漿冷積既久未有不酸者此豈熱耶因不行也又云造酒者熱作則酸亦似近理然必於二三日之後鬱熱不開然後成酸未有熱作及時而遂致酸者且人之胃氣原自大熱所以三餐入胃俱能頃刻消化此方是真陽火候之應若如造酒者必待竟日而後成則日不再餐胃氣能無憊乎若必如冷作之不酸方云無火則飲食之化

亦須旬日此其胃中陽氣不已竭乎是可見胃氣本宜煖稍
涼不可也酒甕本宜疏鬱悶不可也故酒甕之化亦安能如
胃氣之速而胃氣之健又安可同酒甕之遲乎此其性理相
懸奚啻十倍有不待辨也明矣且人之飲食在胃惟速化爲
貴若胃中陽氣不衰而健運如常何酸之有使火力不到則
其化必遲食化既遲則停積不行而爲酸爲腐此酸卽敗之
漸也故凡病吞酸者多見飲食不快自食有不快必漸至中
滿痞隔泄瀉等證豈非脾氣不強胃皖陽虛之病而猶認爲
火能無誤乎余向在燕都嘗治一縉紳患此而求治者余告

以寒彼執爲熱堅持造酒之說以相問難莫能與辨竟爲苓
連之屬所斃而終不能悟豈非前說之誤之也耶亦可哀矣
余故曰人之察理貴察其真若見理不真而疑似固執以致
釀成大害者無非此類此似是而非之談所以不可不辨也
一吞酸之與吐酸證有三種凡喉間噯噫卽有酸水如醋浸心
膈雜不堪者是名吞酸卽俗所謂作酸也此病在上脘最高
之處不時見酸而泛泛不寧者是也其次則非如吞酸之近
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間時多嘔惡所吐皆酸卽名吐
酸而渥渥不行者是也又其次者則本無吞酸吐酸等證惟

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味此皆腸胃中痰
飲積聚所化氣味每有濁惡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
其順而下行則人所不覺逆而上出則礙口難堪耳凡此三
者其在上中二脘者則無非脾胃虛寒不能運化之病治此
者非溫不可其在下脘偶出者則寒熱俱有但當因證以治
其嘔吐嘔吐止則酸苦無從見矣雖然此亦余之論證故不
得不曲盡其說若以實理言之則凡胃強者何暇及於酸苦
其有酸苦者必其停積不行而然此宜隨證審察若無熱證
熱脉可據而執言濕中生熱無分強弱惟用寒涼則未有不

誤者矣

論治 共七條

一治吞酸吐酸當辨虛實之微甚年力之盛衰實者可治其標
虛者必治其本

一凡胃氣未衰年質壯盛或寒或食偶有所積而爲酸者宜用
行滯溫平之劑以二陳湯平胃散和胃飲之類主之○中氣
微寒者宜加減二陳湯或橘皮湯甚者宜溫胃飲○氣微虛
者宜藿香安胃散此皆治標之法也

一脾胃氣虛及中年漸弱而飲食減少時見吞酸吐酸者惟宜

溫補脾胃以理中湯溫胃飲聖木煎之類主之切不可用清涼消耗等藥○若虛在陰分下焦不煖而水邪上泛爲酸者宜用理陰煎最妙

一丹溪曰治酸必用吳茱萸順其性而折之及反佐之法也不知此實正治非順性也蓋其性熱最能煖中下二焦其味辛苦最能勝酸澁之味謂之反佐見之過矣

一用黃連爲君以治吐酸乃丹溪之法也觀其治案有一人酸塊自胸直上咽喉甚惡以黃連濃煎冷候酸塊欲上與數點飲之卽下蓋味苦沉降故酸得苦而卽下此亦揚湯止沸之

法耳若年壯氣強偶有所積及酒濕不行而酸楚上泛者或
用此法未必卽傷胃氣而亦可墜引下行卽權宜用之亦無
不可然終非治本之道也若氣體畧有虛弱及內傷年衰之
輩而患吐酸者必不可妄用芩連再殘陽氣雖暫得苦降之
力而胃氣愈傷則病必日甚而無可爲矣

一嘔吐清水古法以二朮二陳湯或六君子湯本皆正治之法
然余嘗治水泛爲飲者覺自臍下上衝而吐水不竭以理陰
煎治之其妙如神故此三方皆宜酌用

一凡肌表暴受風寒則多有爲吞酸者此其由息而入則臟氣

通於鼻由經而入則臟俞係於背故凡寒氣一入則胃中陽和之氣被抑不舒所以滯濁隨見而卽刻見酸此明係寒邪犯胃也今以訛相傳者皆云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何其謬也夫因鬱成熱者必以漸久而成或一日或二日然後鬱而爲熱也今凡受寒吞酸者無不隨寒而酸見在卽刻豈卽刻便成鬱熱耶惟其非熱所以卻之之法亦惟肌表宜溫煖藥劑宜香燥此自寒者熱之之正治而說者必欲執言爲熱故爾強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凡屬謬妄者何非此類